

白齋竹里文畧

雜著

重脩太守岳公祠堂記

五柳圖說

南莊小隱序

送黃元續之京序

存畊堂記

儒林贈言序

賀少司空李公六十壽序



重刻涵江書院碑陰記

義田說

毛文璧壽七十序

送潘伯涵赴麻哈州序

新脩張氏譜序

送周時謙之任慈利尹序

贈李本元官醫學正科序

贈太守毛公七十壽序

春章懷慈卷序

重脩徵君董孝子行祠碑

封恭人余氏行狀

先菊庵記

孫希尹字說

陳生柱字子立說

陳氏八子字說

賀何士貞新居序

送門人陳東之歸江陰序

東園序

慶包母七十壽序

送周仲鳴之任雲南序

贈李濟之僉憲廣西序

故進士歐陽汝璧輓詩序

送宗朝用之任山西序

新脩定海縣志序

椿桂圖贈史公壽六十序

許謹之序

朱正之壽六十詩序

四檜堂記

送元續詩後跋

跋黃君所藏遠祖告身後

白齋詩集後跋

故小僊吳先生墓誌銘

送屠漸卿赴五井鹽運揭舉叙言

馮宜人輓詩序

遺稽行實

謝雨祭龍文

祭岳公文

祭陳叅政待徵文

代作太宰三原王公祭文

重立涵江書院碑祭文

來軒周先生畫像贊

自贊

恭人贊

見素林先生像贊

劉君贊

瑞茹贊

回祥題辭

論詩

楓林家訓短述

巖山一寄短述

贈劉大孺人壽序

書商濠文後

送孫編修詩跋

浹錦詩序

白齋竹里文畧

四明張琦君玉著

重修太守岳公祠堂記

蒙泉岳先生歷官館閣觸權倖落職成化初起守興
化至郡丕釐百度民即康功允所發慮多宏闊恒遠
去纖而圖大今其蹟實咸可考見嗣吏茲土者因之
則叙革用弗順先生致政及于潮郡之人思之如節
之人之思子產立祠涵江渾塑厥象高頰而長鬚白
面美目陽然肖似於其生異若見之春秋稱秩而享

答馬堂凡三楹軒其前中為神位左右夾室以歲祭
器階東西有廡可以聚立百執事之人門三重中門
有屋庭中縱可十丈橫稱焉嘗詢之老長者岳及今
五十餘年海平風休青災鮮少為生民流福利到于
今未已蓋民知報公公以是德於民然耳或曰公之
才宰輔也不得繙綸贊畫于天之下而涼涼僅一郡
之界故公所不盡發者有遺靈也夫不以繙綸贊畫
于天下者天下之失其利也其所不盡發有遺靈者
一方之收其利也河漢之水萬夫航之何水德之有

里有井百家取足而日新曰我無是罔以資澤吾生
也公不利於天下而利一方則其為利一方專之專
則厚厚則怨遠所謂百家之井焉如之何弗思祠之
宜也歲久棟宇撓腐茨瓦飄落垣墻裂缺無完堵中
門傾壓可畏琦拜公憂祠之趨於壞也廼播告諸民
曰顧新公祠者聽旬日民樂助得錢三十緡募工修
之彌月躍然麗廓然明居然壯若故無而今有者噫
志氣所動乃遽有茲乎先是歲更守門一人今令人
專守當役者賊其金祠之左有地十町蒿且礫發徒

鋤治平其土為垣今守者歲種麥亦足助其食祠去
府治二十里舊遣卑屬主祀事琦敬告于僚友曰公
何如人神之陟降歎非其類哉后此我輩當躬之皆
應曰然於是春秋以為常祝辭則刻之碑陰云

五柳圖說

陶淵明去今千餘載史載其事詩傳其言高風清節
代襲知之獨其當世宅里五柳故物蓋淪而入於荒
不可見矣古今謂陶為隱者予固知其欲有為於天
下隱去非其志也陶桓公拜八州刺史經營盡瘁以

安晉室有孫如潛則欲避而遺危於國嗚呼夫鴻漸之
翼不可以當虞步之風亦末如之何矣乃言曰悟已
往之不諫已往者其欲為之心哉欲為而志不得行
故見幾於作宋檀道濟嘗餽以梁肉欲有所薦達乃
麾而去之則其志節兩存可知也予思其人好讀其
書而又思其草木夫思人及其草木則彼巾車蕭蕭
者日吾堂在矣此五柳圖之所以為作也夫

見素林先生文集序

堯禹咨俞成典謨出史官贊述之文中庸七篇為子

思孟氏所親作非其當時方言謂語粗瑣而成章遽若是乎其懿也是故言者文之形也文者言之精也自夫問辨淺則見古之深習識陋則見古之粹條理疏則見古之密曰彼其時然而言然耳高視尚古仙覩下處以爵之噪終莫為鳳之吟逐流駛駛姑辭酬物於是乎望其復古以圖不朽難矣都憲見素林先生蓋嘗卑此曰載籍所書先覺之尊德行事皆夫人職業獨文乎哉是故修辭屬筆一切翦截陳言力欲攜今而還之古及既平蜀來歸私第嘗投予檢底使

觀焉覆而益續探而益深久然后有得論曰先生為文自五經出入左穀序事如杜預之溫詳記載如司馬遷之沉實採輯如班孟堅之該廣銘書如彛鼎之峭峭短簡小墨如良工之玉屑得之皆可以飾簠簋而增華重然則古之文今之文歟范宣子自侈其先世為不朽魯穆叔曰此世祿非不朽其在言之立乎雖久不癢先生之顯祖開始于九牧之賢歷帝王者五易姓而文臣學士滿天下范氏莫加焉先生無以為也氣節動勞海內聞之數十年蓋立德立功胥之矣

言餘事也而猶如彼乎用情哉是之謂三有立焉是之謂不朽

南莊小隱序

士有薄於世味相期於貴富功名之外出入與凡人同而人莫知其所趨加之若有指之則無夫是之謂隱自沮溺之徒出而后隱者之迹著迹著而其風始高士之慕悅其高而入山之野者始尋逐於後世矣夫隱非得已也而高之以立其門而招來者則相望成風天下將誰與辨哉予近歲來自京過廣陵高君

憲之飲其廬因示予南莊小隱詩一卷而請予言序之予初疑之憲之有此亦將隱者之門欲往乎君朴情而古思墾田治宅賦事獻功與齊民等聽其言施舍一一皆世間事然后知其為託而隱者而非其真也故曰小隱云爾凡天下之言小者不敢以居之謂也而憲之微意不在四字之間乎高氏出齊大夫之族入唐宋以至于今未嘗乏顯者而其季父亞司空又當朝名卿孟仲之間甲舉而庠遊者日衆而諸子讀於家吾伊之聲聞乎里第誰非出門而領仕者哉

而憲之履此亦盛滿之會也識微君子於此有懼焉
故憲之乃託而隱者非其真也於是作南莊小隱序

送黃元續之京序

事向大不汲汲於此愨然於彼者可與言盡性矣甫
田黃先生源續以弘治癸丑進士入為翰林編修居
逾年文名迅盛一代典禮方將藉以參稽以毗興
先皇帝文德之化此其忠於其上之性也念口壽年盛
而母年老為忠之日長而孝日短恐陳以終為饒
得

請歸侍其母十五年兢兢不遺其志母沒面深墨者
三年老而菲克自周以禮此其孝於其親之性也念
曰辱

君曜而吾年老為忠之日短焉治裝將圖北而部檄
趣者適至於其門枉郡齋相別而酌之琦乃歎曰嗟
乎夫匹夫之孝於其親有之矣是心勝或忘其君人
臣之忠於其君有之矣是心勝或忘其親忘君失忠
非孝也忘親失孝非忠也偏邪扞格齷性相為賊且
奚以立極經務不敗廼事哉若先生者可與言盡性

矣

存耕堂記

予先世無隆產又不克商賈又徒執權量操筭篋為罔藝饕營之事唯沿習儒業役志乎善猶夫人之從事乎彼也傳至琦蒙

恩受秩祿視祖產差進地亦可留子孫哻矣願予之厚留不在是也夫自井田法壞民無恒產每以貧富強弱為得失蹊田而效之牛者旦旦有之况雨暘愆期或螟螣作災於其間雖有負郭安得耕且飽哉惟心

方寸地耳貧不得而鬻富不得而賂強不得而取弱不得而予苟平正開治使夜氣滋息仁為之犁禮為之鋤義為之銍智為之圃則殷殷之歲赫赫之發天下莫加焉與其千頃之為子孫留孰若予方寸之留之為愈哉故告子孫曰吾遺汝者非遺汝土也吾心汝遺也厚不厚罪在我子孫當曰我耕者非耕我土也我祖考之心是耕也勉不勉罪在爾周公所謂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非吾存耕之意也非吾存耕之意也念之哉

儒林贈言序

市立之衡而四方之觀低昂者取平焉道述其長止
善不自士君子出之弗信也衡為市之平君子為義
理之平夫安得參其私哉里巷之歌前史多述為美
談然怨德分而聲音殊終非義理之極莫若是編之
出我君子之口也郵令長丁君通將有遠行報政於
朝儒士毛君瑛陳君鵬霄十數輩不能悉於去君也
序為文揆為古長篇或寡詞短句皆能黜翫駁鏘鳴
玉有以發其華而不遺其實它日執政者或得於見

閨夫庸知其不以斯言作之衡也歟

賀少司空李公六十壽序

辛巳四月

聖天子入嗣大統播告天下與之更始為維新之治萬
方臣庶遠邇小大同不抃手頓足以相慶時少司空
望山李公居閒數歲未嘗以憂樂忘天下而覩見斯
時其為情宜何如蓋視凡尤異也六月十一日為公
生辰計甲子一週之會猗歟嘻哉不偶然耳文執黃
先生存吾輩屬某叙言以奉賀自惟愛知於公非一

日也安得辭嘗思公蚤歲朗秀清溫文思豐敏可畏
既而科第終聯以起累官雲司陞京兆副尹遷卿光
祿尋拜中丞進少司空所至皆憲憲有令績會逆臣
用事見幾謝以歸時髯髮尚未白也及今六十矣古
者當國多老成者舊之臣六十豈遠身之日哉公乃
進以禮無所用志於出日稽典禮為著述暇則招所
與遊以詩酒相從事不知老之將至焉昔司馬文正
公居洛十五年與文潞公諸人為耆英之會是時文
正之齒獨未及後起而入相以成元祐之治行業功
名至於今有聞則其所以為壽者曾少減耆英諸老
之列哉公居鄆與文正居洛迹亦相似也

今天子聰明神聖願治之志勇於元祐之君興賢舉廢
欲俾在野無遺遺元老又非止其當時之人是以知
公之行業功名必有以壽於國無疑也公明志以持
謙雖秩在上卿恒與鄉士齒而不肯相先古人所謂
大成若虧者是也有子以文雄時卓有所進取隱隱
為將來之慶則所以壽於其躬者又安有盡哉壽於
其躬者衆人之偶同壽於其國者君子之獨盛蓋

望之

重刻涵江書院碑陰記

載記孔轅不南往春秋閩域未華通而涵江之有孔其附疣不足信歟然某得見晦翁跋辭乃知李唐時宣尼孫孔仲良者為莆田令歿於官子孫留焉甫有孔則此始也宋理宗朝守臣楊君棟始為宣聖宮表請得御書涵江書院四大字刻用木碑之迄今三百餘禩碑蠹將就仆趺石亦侏缺弗堪以街某嘆曰惜哉碑荒孔沒無稽子孫不能昌湮於草莽齊民耳矣則南流一支真本而入於訛也於是易木與跌視故物稍堅且可久命善書者摹焉工刻之

義田說

井田法壞而世有貧人君子可與立義矣義田立義之端乎載籍所書賑窮恤墮君人之政乎爾義田行於臣民不聞也有宋范文正公一行民到于今稱之嗣范無人焉而僅見於今恕齋高子然高子單然起儒生秩大夫之祿量所入未衍而慨然行之不疑嗟乎范叅大政而其子忠宣公復登百揆何啻十倍高

子哉孰難孰易有不足辨夫必待其易而後行曠吾見宗邨親庶貧而釜不沃者多矣師其心不師其迹用其情不用其力多寡廣狹以時為地高子所以為善學范子者歟

毛文璧壽七十序

成化間予與毛君文璧皆以書經赴有司鄉舉累失利遊學吳會與居鄉為平生之交至弘治中予始入論列忝科第既且薄宦南北及致歸二十三年于茲矣先是趙君文升孫君允防章君彥純四三輩亦相

友善獵藝文無虛歲允防文升繼登鄉書而彥純與君獨淪滯今諸友後先皆物故而踽踽惟君與予在焉歲庚辰十一月九日直君生日而友人楊君德成先期以賀篇見屬蓋予方有感也惡得辭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至高而難詰者天也君惠清易諒文字論議瀲灩乎引手可成章嘗記新淦李公維揚朱公為吾寧守令時皆加獎薦出凡格之外而竟沮不進乃歎曰已哉已哉人皆如噬臍之易甘而我獨射石之難入亦命也於是退而鋤瓜種樹遵養以自晦

將終身者天其罔加意於斯人獨忍然乎哉譬諸草木區類別焉然其大細長短各具一太極以為終始大且長非有餘細且短非不足也又况造物者恒寓損益之微於其中乎且天於人之壽為至吝貴富時榮多所不惜此其權衡在天世或不能察而予於君獨有占焉耳人之壽以百年為槩七十者日昃之離矣由七而望百果實熟而未墜之時也君能以德善充其體根以謹節護其枝葉以靜安庇其風雨至於果實墜地草木之道全矣夫觀物以知人觀人以知

化與論君之壽也將謂老言不足信也歟

送潘伯涵赴麻哈州序

上虞去鄞二百里君子有聞不及輒相逅恒歎焉去歲為正德辛未予由大理寺正領守與化人曰興化文賢大郡也難為守憂之人又曰上虞潘君伯涵今為郡推君往有協也余始釋焉迨至郡相見甚喜君亦以鄉故遇予日惇惇疑政相稽心智資以明旣默以自慶也時少府李君某恭而敏叅府吳君某愿而詳而君在推位慎而炯余處三君子之中獨疏鄙焉故

莫如李詳莫如吳炯莫如君然而脫於道有聞不多
得罪於群黎百姓君子不吾力我將能哉壬申八月
庚戌邸報至以君出知麻哈州麻哈在今貴州西南
鄙利躬者期不入衆為君難之九月壬申戒行余與
李君吳君舉酒進謂君曰遠行得無不懌乎君起酌
大釀濫飲浩氣而昌聲曰嗟乎先王建邦戡國五服
縣其疆各用治之師長天有遠土君無遠民奚在而
不欲生之麻哈屬

今天子之區則其人吾人耳矣遠而化或不能逮塞而
風或不能流是故以王官尹之意盖有所付而責之
難耳吾得有銜乎中哉昔余以御史居內臺出按全
吳嗣今文物阜寧上國以拂執政謫於閩閩又產才
茁靈名方而興化推尤吾旣皆臨焉荒遠弗至則知
國豐繁而莫知其索落知國聲華而莫知其蕪鄙亦
學者闕識而寡由且何以敬告

天子溥文德而湊殊軌哉我行矣尺蠖之屈信不億焉
余聞之曰壯夫子哉無不懌我固不足與測也復飲
飲醉以別

新修張氏譜序

張受姓出黃帝之後入周漢間而族始著后此益蕃
弼臣智士彥聖師儒相望乎史籍而各祖其所自興
而張氏之為譜者雜然矣吾族譜逸於有元之季遂
莫得其真聞先君言昔有仕宋從高宗南遷因家慶
元之鄞今鄞張氏凡數族而皆非吾所同祖嗚乎自
鄞有張氏纒四百年爾而其族且莫之辨况於遠稽
乎故無譜以志世焉不可也樂書之善不能淑樂盈
而衛狄之輩皆顯於自奮使子孫不類祖亦如我何

哉故無譜而必欲它求不可也吾家所存先祖由十
甫君而下至琦為第六世故琦所修新譜姑自十府
君始書所徵也子孫百世不替引之蓋未為終憾焉

琦又嘗問之先君曰鄞溪吾族也鄞
溪山知白之後先伯父工部府君

已嘗與講世而

一會集矣歲久復廢琦也方欲更講之而庶有緒也

送周時謙之任慈利尹序

孔子稱才難釋者曰才者德之用才固不倚於一優
也周制六行六藝漢舉賢良文學安定胡先生分經
義治事之齋觀諸子體用以難才也夫然後明揚四

考以學著者不虧政以政顯者不歎文是故名當時
而聞後世士固獨才其文哉臨海周君時謙舉辛酉
鄉薦乙丑授莆田學諭至莆莆庠弟子恒三百墨從
型化咸和而齊再科凡得舉子十五人進士二人視
前躍其數有自隆也當道薦而獎者二三至願出於
倖求及今夏陞湖之慈利尹衆為喜君色靜而安
與群僚拜揖于闕所轄鉅公之前數日未已也夫學
優者持其博語政則拙政優者聘其幹語文則沮
則憂沮則困惡在其為才也君始為儒官曰儒官吾
賦也講議傳授不失其旨而已矣遷為政官曰政官
吾賦也必民阜物不失其安而已矣去之若本無
之若固有肯為外加者一動其中哉孟公綽為趙魏

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黃霸守潁川治行第一
入相則功名罔攸聞二子者豈其善老而習潁歟不
能擴充以盡其才云爾有台為吾制東南巨州赤城
山水納金桑方壺之氣懿哉先覺又有若方陳諸公
皆以道鳴其鄉將不有聞其風而興者乎誠有聞其
風而興則才又不難矣豈孔子特為周臣發歟

贈李本元官醫學正科序

章服命人之有德術業顯諸人之才民始有不安其
凡矣帝王之世爵無定錫朝伏於野暮則取而庸之

短褐窄幅巋然化為冕裳之貴士甘以凡民自終哉
後世尊科目擢文揚秀率三歲一舉十舉不售倏焉
蒼衰智者不待至此而後返也李君本元脩淡清温
業舉子克勤而緒謂宜前禽之將無失也三發而不
獲於是囊書椎槩歎曰嗟乎命與文仇怛怛若是哉
迺出就應天醫學正科醫學亦冠服之會士奚損焉
人之言曰不為儒則為醫七其儒之試也古之君子
微臣小宰不恥為之期以自別於庸人况肩儒之官
乎且夫列鉞陳兵高居師帥之堂非不嘽然大霍然

光也而庸中不學行事無聞人將黷之亦於此何觀
焉本元儒生耳稽古平物於寵辱淨喪蓋將默運而
徐定之矣孔子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心之所之謂志
志立雖出此入彼不失為懿惡在其格制拘哉李氏
遠祖出唐同姓之族歷宋元間高明輩出而本元綿
其慶不落春秋趙孟為世祿之家居然而削物盛故
耳本元薄仕不嚮乎時榮后其將大莫測焉盈虛隱
於天人之微誰則知之乎吾故不以言於公卿之門
而為一醫科云爾本元以為何如

贈太守毛公七十壽序

太守毛公士脩是歲入從心之年門中諸從昆輩以予友毛君文璧屬賀篇于予蓋公嘗與予言欲有辱命諾之茲豈得辭序曰夫陰陽寒暑變而道不渝是故在天為有恒夷險進退得失異而情不殊是故在人為有恒恒者久也久有壽之義焉予初識公端齊清美羣居物色望之可敬曰此其人必養者充焉成化甲午公舉浙江鄉薦會試南宮失利既而抱玉回者屢屢文益進氣益銳而無歉容曰此其人必守者

定焉天官卿察公遠器奏

天子倅湖廣荊州府居九年亢而不激政平而惠溥荆民順治吾又曰此其人且必服大僚焉然君子可以觀其格而不可以觀其心公再疏乞致仕得請進臨江府知府以歸歸且十載矣其充而養者守而定者前其人即後其人無少易也此為有恒何如而悠久之道不占有孚矣况夫天地之氣有常数虛所以補盈也消所以益長也溢諸豆而區則縮焉濫諸釜而鍾則虧焉理必然者公也目明齒完志慮未衰而蚤

為之所且復進德樂善以答神貺此則世不知而公
自知之天亦何假於言哉蓋今之有餘充其昔之不
足也蹶然空谷永其長廊之音也煙舫雲藤遠其乘
馬之塗也賓客壺樽之集川吸而未已矣者易其公
餽之不可久也是為序

春草懷慈卷序

僚友末康程君瑞卿生十五年而失其母夫人某氏
今二十年矣嘗與其言曰吾母見銚總角而不及見
冠且婚知銚已能讀書而不及知忝科第入仕宦

吾父高年無恙而母獨背歿不得共享此升斗之入
故每讀孟郊遊子之吟則涕泗不自止因接其末句
之義題曰春草懷慈既已乞圖于陳君惇賢矣子肯
費一言為我張之乎嗚呼予以此歎瑞卿之仁而悲
宰我之無是心也宰我曰舊穀既沒新穀既登鑽燧
改火期可已矣推其意以為人子之心隨時物而邁
往則小祥之外其皆驩虞之境泰然無所用感之時
乎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宰予之心死是以如彼其
忍也瑞卿背其母至于今幾新舊穀之更哉而眷眷

猶如此蓋曰草春生之也子母育之也草不能答春陽之恩而子無以報慈母之德其為情一耳其心固不死也迹以為圖圖以存心則春草之為懷未至於没未已也夫人心每患乎無所感觸有所感觸則天知天能油然發勃然興矣而不然者槁木之不植也宰我之不靈也非孝子仁人之心也非孝子仁人之心者尚得謂之人哉

重脩徵君董孝子行祠碑

古者凡有功於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祀必有祠延承於無窮禮也乃若仁人孝子之有祠為之宮宇立像建儀而歲時祭享之不闕者亦禮歟然天下之言德者必于性而天下之言功者必于德孝之德出于性則其所以立極興教淑人化俗者孰有加於其功哉然後知孝子仁人之當祠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矣按舊誌董孝子黯字叔達後漢和帝時人世居鄒邑幼喪父獨與母居篤孝養母疾思飲大隱之水遠莫之致於舍旁鑿土埴得泉如大隱味奉之以進母飲而康比鄰有惡子王寄之母以黯孝

諷寄寄疾之伺黜外出毆辱其母死黜悲痛懷隱恨
不發俟既葬母及俟寄母死且葬乃斬其首祭于母
之墓自陳於官奏聞和帝詔釋其罪旌賞異行召拜
中郎不就後歿封純德徵君即其故宅立祠祀之歲
久祠壞唐大曆中刺史崔殷一嘗修之至
皇朝洪武初加封命有司每歲六月六日用特牲致祭
焉且古今人同此性雖不能為徵君事而景行服念
徵君者無不然也特天下知其孝而衆善之備或所
未察耳夫殺讎報母是其發於義也葬而後舉是其

合於禮也又俟讎之母死而後舉是其盡於人之情
也自陳於官請死是其奮於勇也封拜不就職是其
出於介也一孝立而五德盡焉在大賢君子以上所
或難况求之凡民之間哉徵君蹟實漢史失其詳而
見於他書可考事覈足徵非若眇幽荒昧惑世而誣
民者此廟祠之舉脩天理之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其此之謂與甬東里舊
有徵君行祠正宇三楹居其神後有寢室湫隘隳陋
日就圯里之善人張琰周瑛率同志者募財及人力

圖新而廣之乃從舊宇之前創為穿堂又衡為屋三楹又南築甬路直抵通衢立柱石為門又南跨水為石橋皆鞏壯可久興事於正德元年畢事於嘉靖元年予亦里人也方虞廟事之向廢無所為力耳得二人者有是舉敬樂道之予也不在秉彝好德之中哉

封恭人余氏行狀

恭人姓余氏諱淑清宋余襄公之後家世清白族眾頌蕃先從姑為恭人從伯祖母後稍踈遠不相通好問成化乙未姑之子衡於予為外兄見某家中衰而

嗜學媒於恭人之祖父成我婚姻恭人天資幼成性靜而多慧聽聞其兄弟講讀輒能記且時致詰中機緊衆女中服其能雖衣製尺度必就考問乃始刀剪初某聘期近城中有富民范姓奪婚亦欲以是期交幣翁志感焉恭人女瘖畏羞見事迫微言謂其母曰無輕棄儒生業既許不可改也翁竟止後歸某同甘苦奉其父母燠先霜露食不違晨昏月朔忌旦清明寒食之墓祭或蔬穀熟而薦新先期憶之不一忘及期必勉盡豐潔力不及乃就約耳某性鈍恒夜讀書

至二三鼓五鼓復起織紝以相從未嘗先寢見寒苦
每羹盃酒飲我無滋味雖薑葉取齧之以相慰藉不
知家之窶與其身之勞且勤也某登弘治己未進士
拜南京大理評事由北而南恭人携子女皆從焉寺
職司平反要囚有不安者或歸與恭人言之間有所
得辯有偽造印信三人法當死刑部議成牒發左寺
審予矜其陷于法太易逾日志未決恭人問之曰何
獄也予曰假印罪死耳恭人曰銅鑄木刻之耶曰審
以竹篾作邊中布置字畫恭人曰是不成印非堪行

使遽問此母乃不可予因覺之駁還三人果得生况
子輩嘗語及周興嗣千字成文何以作恭人聞之測
曰但把平仄字分做各一韻可安排耳又聞講左氏
敗夫以成父之謀則深非之曰惡可哉兩解之不得
則身死之何以殺其夫也居九年某有守興化之命
恭人又携子女皆從焉明年郡境旱某齋居公堂累
旬日雩于神得雨又明年又旱雩于神又雨民喜謂
某鄙誠所格也恭人在帷房之外率子女羅拜協禱
之某初不知孝子劉君閱今有書抵予曰往歲憂旱

之日聞明公致誠昭格于外夫人率家人致誠齋素于內平日內助之功可知而遭此變非獨明公之憂一郡之憂也教子女雖未成令能然惓惓不失其正郵人好事佛多為尼媪談福緣所惑恭人絕之未嘗通往來見乞者鰥寡廢疾則推分飼之廝園童僕有愆違雖盛怒詈之即止未嘗聞其搥箠聲也廬臨通衢雖開闔終年不暫闕門戶有急遽未嘗亟趨走男女輩哂之曰孃胡走不快則微笑應之曰姑徐徐耳正德乙亥十一月十二日以疾卒于正寢生天順戊

寅距卒時得壽五十有八歲莆大夫尊者皆臨而吊之吏民數百輩皆相率來哭之歸葬于趙橋之西村子二人長曰嘉慶娶金氏繼王氏又繼陶氏次曰嘉遇娶錢氏繼姚氏女二人長德真適同里章思義次懿真許月湖陸金輝孫男一曰方旦聘陸氏繼娶林氏夫匹夫匹婦有表信之行沉而不傳者多矣事之不傳言之不立也不幸莫大焉恭人已矣其或不寂寞於身後者尚幸有大賢君子銘筆是賴哉其謹狀

先菊菴記

先菊菴者侍御林君以吉燕所也君曰予生辰先重九一日故自署曰先菊未有述以文者非茲不敢以託君亦不容於不君託也念某嘗負好評之癖初居鄉時迹而遊者衆焉未嘗無擇焉既乃遊四方所接日衆而擇有所不逮曰明德稽賢吾已矣既又窺四方所接日益衆而所擇益有所不逮又曰敏道立名吾已矣后被命來守興化初至望山川觀草木鬱乎菁芊則歎曰美哉茲得無賢人乎問古訪今果師師

皆賢傑也而侍御后以告暇回鄉相見為獨晚然則邇厥容穆如也測厥中淵如也遵吾道之軌以軼賢人之駕不在斯人歟以先菊自署亦君三致意者四時錄功乎秋而歛芳于菊蓋時物受成之會也夫五行之氣迭運而生人宜若無心然而立德君子迎而將之以探天地之蘊以會萬物之變以大日新之德者先菊之謂也聞君先公御史大夫魁梧秀肅如高山大林君席之有餘地焉迺讀書如寒素又蚤發科第擢風紀之職則鞞鞞其光宜矣而願與菊相先後

落如也知天知人君子哉於是乎書

孫希尹字說

鄉貢進士孫君思行受父命將以今年為其子相行冠禮筮曰得九月某日擇賓則吾鄉芳遠徐先生為先期思行來留都過予於邸寓曰某願有請久矣相兒將冠先生盍一與進之乎予重其請遂字相希尹而告之說咎伊尹相湯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罪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蓋尹之志也孟子曰志壹則動氣伊尹之志在於自任則其於

當時致理召祥阜物而康時偉然為商一代良相者何莫不由於茲哉是以相業莫大於伊尹成尹之大莫過於志此相字希尹之意也相大父南山敷上古禮獨能舉冠禮於不講之餘而思行君奉而行之以責其子之成於始冠之日芳遠先生亦贊襄之而予又以希尹望焉則生也雖欲無為尹得乎哉

陳生柱字子立說

初陳君清之與予辱師生之契十餘年後予奔走宦途契闊至于今作意重遊得一會問曰別來得令子

幾曰嘗有二息釋而岐嶷皆不成而今在者吾弟潮之子柱奉父命告廟嗣我後者也予見柱爾雅敬長尊賢有禮而不虐羨曰是真可以後清之者也清之曰柱子弱冠字未確望先生命之且禪以說是誠所願焉予遂以子立字之進柱而語曰宮室之道最先在得之地又先在築之基又先在立之柱然後棟梁榑桷之類泛而附焉然後陶瓦塗墍粉澤從而加焉而宮室之道始畢夫子聞生始祖有厚深之德屬元季騷離而隱約以葆存厥後是如居室有其地也而

其祖松岩翁乃父清之君又以賢善開弘其世業是如居室有其基也有地有基豈非柱任事之時乎蓋柱在立之而已矣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陰陽以立天剛柔以立地是天地不能無所賴以為立也而況於人耶且仁義足以立人之道則生之立有所持循而學矣非仁無為也非義無由也尊德崇道以立其本然後展采措事而文章禮樂飾焉則柱也其今日之全材哉

陳氏八子字說

江陰陳東之自蒙及長從予遊授業尚書補郡庠生
試累失捷就時例入國學既而拜職廣右榮旋未蒞
官而予適省舊相過見其諸子聯絡升東階拜我王
光相暎可愛焉東之曰兒輩次第長已有名未字誠
望先生為一取且復賜之說俾知所循勉以進予不
能辭東之長嗣本先字子培當矣蓋本為木之根木
非土不生故中庸之書曰栽者培之然則培之道宜
隆次校字子教人非教不成故孟氏之書曰教者教

也然則教之道宜嚴又次 柱字子立蓋柱從木從立
有勝任之義故書曰底柱 然則柱之道宜立又次材
材木之質也字之以子良 蓋天下之木多矣梧檟榎
枿常百一不可多得人見 其美必指曰是材之良也
則材之道宜良矣又次楷 楷者度之端也字之以子
方蓋物圓則流惟方可持 人見其凝定必指曰是向
其方也則楷之道宜方 又次檢字以字約夫檢有
省飭之義可以立德而 事語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檢之道不在約歟又次 字以子聲夫桴有感觸之

機可以召氣而動神人一口捷於桴鼓蓋是之謂也桴之道不在聲歟又次果一子之以子碩取易碩果不食之義陰極陽生道幾無息果之道碩乃備之矣且子於此蓋三致思焉八者又有相成之義而孫當胥與勉兄之所宜入德者第致其志弟之所宜從事者兄用其情則全善兼休而為陳氏之亨益長矣昔者荀淑生八子皆稱龍而最良者一人竇氏生子五皆稱桂而五子者皆顯諸生符為荀氏子乎為竇氏子乎予雖老居遐鄉亦拭目待哉

賀何軫新居序

何士貞家去吾居一里稍近林野編籬以為籬造其門必迂徑而入吾嘗及見其舊居皆前朝材年久將傾壞士貞欲撤而改圖之以力寡未及歲授徒數十而取其贄以為食有餘則積之既久顧其篋有幾金度其廩有幾石而計其人力有幾夫時既便而屋事可舉矣乃規其舍南之地作屋三楹而中為堂寢處溜圍之所隨宜畧備經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月某日眾客入賀君曰無以賀為也天之生斯民無羽

毛介麟以備寒暑風雨也聖人有憂之作之宮室使
之類族而居聚其妻子以相生養自夫廬井之制廢
而人無定業官盛者宮廣貲饒者或至百堵而吾勤
勤於二三紀而僅能為此以庇吾躬其乃敢辱諸君
之賀而彰吾之拙謀也哉予謂不然居室在守而已
矣采真作宅于東都朱門翠戶至與其妻妾閨壘一
時貴富之家罕與倫者不十餘年事權旣去鞠為園
莽求欲彷彿乎君之居室嗚呼尚能得哉君歲入有
常數而日費有常經朝為其徒治課書暮歸而與其
家之人講田蠶事賓客至則或為黍殺一烹是皆古
人樂生安居之常也而願以拙謀為言是猶有所不
足乎周公誥商之民曰尔乃尚寧幹止士貞安所事
安所居隨其力之能而寢廣其宮尚未晚也而於貴
富者乎何慕君曰俞哉吾因先生之言而得居室之
道請為之序遂書之

送門人陳東之歸江陰序

靖江學生陳生東之世居江陰靖江為江陰分邑越
在楊子沙洲中東西望之若島夷然商浮大舶移時

乃得渡微颺即波濤驚急風驟柁櫓不遵軌東之每
一渡輒失色相顧曰嗟乎吾軀所寄繫何如也而輕
涉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適甲子試於有司以暑溼
沮遂來京詣董學乞改庠許之牒下常州府與補其
員臨行其色若由由者而其志則如欲溷泥揚波而
未能者也過此以往其變化吾弗得而測之矣

東園序

君子無競於天下職業之所存固其心之所樂也不
然足未至而意先往形未定而神已勞烏在其為樂

哉苟以是意求之則君子之樂蓋不在職業之外矣
包君民化今侍御民望之第民敬從兄也直方智幹
通道而閱時雖素裕饒然賓客日用之費歲出其什
之一不厭倦而以餘力營宅屋於舊居之東又取居
之東絜方以為園聚奇石種佳花木居然有山林之
意因自謂東園子志所樂也某與民化有內姻之契
間為請述作於留都縉紳之間將持贈焉既得請遂
褒寫成帙而竊叙其意夫人之有身必本諸天隨所
置之而已矣置之而在高位者曰奉國動公吾方有

事焉天下雖有餘逸弗願也置之而在下位者曰長
林廣野吾蓋有分焉天下雖有餘榮弗願也苟方出
而有預處之懷既處而動欲出之志則不免於自殖
而趨時出者無隆功而處者無竒節矣奚所取乎且
吾御仕宦者有摩以出况包氏代有頭者至於其兄
弟又列官御史哉而於東園乎有取若將老此焉此
尤見克安其職也夫克安其職則細泉幽草飛觴敲
矢皆其性天之適固足眇公卿而塵祿利其有假託
規取之心哉况君之季民哲民在同是志日相從事
而舉之無不順者固不在東園之外也

慶包母七十壽序

前例拜雲麾將軍東園包公之配恭人管氏今年壽
履七十九月七日屬初度先是恭人元子楨仲子朴
季子橋告予曰矣未歲楨等母七十昔賢所謂古希
也文篇必當屬之吾舅矣今至期豈宜辭亦豈非所
樂為哉夫所貴於天下者一曰賢二曰享三曰疑四

曰昌有其一亦人所難不得謂之備耳恭人予姑母
之女與予為兄妹穉幼同長知其靜穆淑良如琛寶
之在積及歸包恭柔事所尊至簡有度輔東園起家
至巨室可謂不賢乎三子奉訓誨胥加宏殷若從棟
梁而丹腹之而恭人於子婦問安之間晏、溫、適
意進饌蹈揚以為娛可謂不享乎今函夏之內隳突
損扎皤白者不在在而有恭人甚康嘉起處清安百
歲將循而至也茲可謂凝矣楨也達而克朴也績而
文橋也偉而淳而諸孫且皆高步文章之級襲優慶

於無疆又可謂昌矣由今言之則賢且享由後言之
則凝且昌而世之人得一慨三之不足得三歎
一之不備通天下且然况吾地又舄溷壖淺之區哉
而恭人獨以賢以享以凝以昌無不周其稱為難審
矣皆曰恭人以今壽而并顯其四備非子不能述也
予曰恭人非四備亦焉足為壽而我其肯以空文藻
之耶楨仲父東谷先生率子姓為西王母祝壽圖致
賀夫西王母迺賀者之誠情耳其有無非吾人所知
亦非吾人所當與知也是為序

送周仲鳴之任雲南序

皇上嗣仁之三年當天下一群后入

覲之期大明黜陟於是十三省藩臬暨所隸小大之臣多員缺銓部推兩京年勞稱者次第上其名以朝廷酌而受之用補厥員於是以南京刑部郎中周君仲鳴僉雲南按察司事先是同年官南京部臺諸司者幾四十人太原張君廷紀出守秦中於同年外補為最先繼而君有此命茲不為盛事矣哉迺于其行觴酒出都門餞之某以序當執文字之役今天下

之為省惟雲南去京師萬里中古西南夷之地也氣運推移蓄久而發今為華土入臈方聲名文物與他邦等矣矣然天下之勢重乎近而輕乎遠興於有所忌而沮於有所或忽近者忌之基遠者忽之萌此理亂之所繇分而天下之生民休否繫焉

朝廷邁古為治以俊民甸四方相地而任以材固不苟然也矧案察提刑之司僉事之官寔分任其職不尤加之意乎仲鳴持凱達之才義理問學日致成德三歷刑曹諸司而精敏平中庶獄以和

宸衷之下豈不知夫人之為良士已灼然矣哉此今
職之所由注而

皇上之意也穆王告諸侯曰四方司政典獄今爾何監
非伯夷播刑之迪夫伯夷唐虞掌禮之官而願為司
刑者之訓何哉蓋為政非刑無以弭天下之慝為教
非禮無以淑天下之行禮先之而不率者而后刑隨
之次第本末不失其倫而化理之不遠敷者否矣况
外內之勢不能以或一則用法之宜不容以不殊今
得良士庶幾化而齊俾遠邇同風而澤潤溥博未必

不自茲人始此尤

皇上之深意而君之所宜克念也其不然歟言粗而君
其不動心乎則油然而起曰俞哉誠若是吾將利有攸
往矣於是乎書

贈李濟之金憲廣西序

前監察御史安慶李公濟之庚辰歲由泰和令來貳
守寧波未踰年職舉事集宜于民人辛巳二月即報

至

朝廷擢公以廣西僉憲時郡伯太倉周公參府萊州王

公青陽王公相府莆田楊公方將協德并志期臻化
理而敘之去皆若有不釋然者於是枉駕蓬華屬觚
墨為贈篇予於公雖相知而未能究其善欲請得其
詳焉周公曰巨川有體用之才居德方剛而應諸事
者未嘗或滯今去無所贊畫猶昆去仲也王公楊公
巨川經緯甚大且論議施舍皆樂聽而足式今去無
所資取猶仲去昆也又聞之民曰我公不作好惡人
自憚嚴而服化今去無所冒怙猶子去諸父也夫聲
實之行必先發乎邇而徵諸廢民者未始不由乎其

身公為政一暮年之間而遠近上下無間然如彼其
必有所自哉且天下之理無大小而天下之事有公
私不欲其違而去者私也人之情也不能不違而往
者公也理之勢也郡與省孰廣狹而監司佐郡之任
孰重輕歟則其不得為吾寧留必矣禹貢五服廣右
界要荒之境上古為治蓋在所畧耳今文教與上國
爭雄沛然行其志將不在茲注乎由是而逢其為地
益廣又非彼所能留可知已矣君子之達也欲兼善
天下一方之寄其柰公何哉試俟於來日云

故進士歐陽汝璧輓詩序

昔歐陽文忠公永叔以文章氣節重天下文尤師百世未已佔俾之子四方多慕之况其鄉與其子孫乎肖其一皆足以成名然而子孫之肖之則氣類尤屬而不難也望人才子乃完嶽之精英天地恒吝之子稱五百年必有名世之士則天地非吝之氣固久而完也帝苑之麟不群遊岐山之鳳則孤鳴八荀奚並顯二陸不自周孔子曰才難非其才之艱完氣之艱乎恭和歐陽君汝璧與其兄蒲令汝中齊登辛未進

士不數月汝璧物故於平宰物者亦隘矣奚遽迺爾哉吾聞之汝壁上氣節攻文詞力欲出等夷而加先進而汝中蓄英居珍渾玉純金成性異而材美同也人固慶而神固忌之去其一焉夫天地之性中而已矣中則相忘過不及未嘗不加損益之權於其中也矧文忠公踰五百年之期而汝璧生宜矣不意又出歐陽氏之門天甯相忘於不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謂此類也乎汝中敏於政餘力攻文字將收靈于一人之身隱隱而大焉天蓋不得而用疾也汝中

是予語故序

送宗朝用之山西序

國朝設官外臺提刑各置按察司風紀之攝法罰之行罔不在是蓋重地也僉事贊長以行事施舍進退予奪抑揚責任同焉蓋重臣也有員缺率多從三法司屬職奏補之自餘罕此除焉以提刑蓋重事也天子嗣寶四年之春山西按察司僉事缺員吏部以南京大理寺正宗君朝用上其名上可也

命下將就道同寅諸君修辭贈之而屬其執是役惟山西古冀州之域為堯故都入周為叔虞所封之國既而晉文以其地霸三家以其地疆沿風承氣與古荐離故後世稱山西者不曰民尚勇焉則曰俗好剛焉而有是往者其心拂焉若以其地之難為而教令之不易行以為憂也然今天下仕宦至山西政舉事集期以一拜暮之後崇遷大擢視它省恒先得之則相語曰山西之民勇者示之以義則趨焉剛者明之以文則嚮焉吾未見其難為而教令之不易行也夫

未入而憂其難既出而樂其易豈人心之不怕抑智
計之足轉移哉蓋嘗考此都之民受堯之化獨先而
漸摩披拂為尤深想其風蓋穆如也君博古以深思
明仁而惇慎以是人蒞是地其不難為也審矣雖然
天下之事視之以為難者其終未有不易者也視之
以為易其終未有不難者也君始被茲命吾見其色
泊然耳而君之心則兢兢不敢忽所謂未入而憂之
也君持是心以往有罪使殲無辜使白枉者使正亡
道者使黜默而移潛而化俾不見晉文三家之遺威
而陶唐之舊可追矣

明天子在上聞之必曰璽執俾予無西顧之憂惟茲臣
之休於是有所在大僚非常格所能拘之矣所謂既
而樂之也憂其所以入是以能樂其所以出樂其所
以出是以見憂其所入者不苟然也書曰惟事事乃
其有備詩無患明是道而天下可往矣又奚啻一山
西哉

新修定海縣志序

天與地皆有志而入參乎其間庶事錯綜之難齊萬

類變化之不一尤宜有志也志之言誌也郡縣之有志即國之有史也史者尚書春秋遷固以下史官為之者皆是也然國史之所采摭非郡縣之志又不足以取徵也志視史不尤先乎定海縣志久廢纂修鄭君崇善被

簡命來為令未久政通人和方將有事乎文教適朝廷敷求天下志書侯惟虔惟勤擇邑庠弟子員薛生俊領其事命之立為義例編次成書俊承侯志蒐獵諸史及

大明一統志四明志諸書複校讐之立類分目各象天時侯之用心亦勤矣夫天地人三才事彙不同而六典足以盡之六典之事散見不同而郡縣之志足以著之定海雖小邑而列于天下郡縣則一也縣歸之郡郡歸之國然後編入于太史垂百世而傳之無窮故人所以叅三才者謂志無預焉不可也雖然志亦奚足盡信乎哉其或紀緝無統史野失均非性命而外彞倫雜繆愆而愆本末適以誤來者之監觀何取於志邪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所謂其義者

去取出入性命彞倫之存也以今觀於是志庶幾其
有得歟侯閩產也唐宋以還其先進多博聞強識足
稱良史之臣侯也遵成軌而繼往轍謂其書不足遺
者吾不信也

椿桂圖贈史公壽六十序

國家深仁霽澤培養吾人百三十年徐而納之康壽
之中故自公卿大夫至編民之家凡其老長者生日
則親賓舉壺樽以相赴者繼属于塗主人則張樂置
酒列長少而飲之為一日之樂俗以為常無怪惑焉

史公世重宋學士文靖公之由敦懿謙冲有永年之
德惟是年壽登六十六月某日為始生之辰凡交於
世重與其嗣子克明輩相與畫為一圖而餘其上方
屬予操文墨事予觀其圖矯然以茂者椿也馥然以
華者桂也昔之頌竇氏者有靈椿丹桂之詠則茲圖
者非茲義之取與予嘗思夫五季之衰兵革相尋元
氣日剝而薄而禹鈞之門篤生賢子儀以宿學為宗
藝祖儒臣儼通曆律拜官拾遺自餘諸子皆通顯而
禹鈞坐享其令福是何完厚之氣及鍾於衰薄之運

哉豈有宋侍昌天固培養其入於其早先乎世重之
生適當我

朝元氣之完安居而康食自孩而老眼不見兵革其與
禹鈞之遇相去遠矣禹鈞享壽福於宋祖未興之始
而世重之壽與其福將不得受於

帝王全盛之時耶

列聖培其根

今上發其華則椿與桂當與實氏不改其盛矣世重有
今壽鬢髮尚未全白食飲起居如壯丈夫而禹鈞當

其子筮仕之先其強健未知得如公否也克明苦學
力行志在決科而其群弟又克壯其家之猷其肯多
遜於儀儼數子之徒哉繇是而觀則史之不得為實
也吾弗信也

許謹之序

江陰許君儀伯去年以公事來南京過予即為其尊
翁號謹之先生求文用述厥美余時不得閒而儀伯
去之遽不能有以復也今年又來予方謝慢命之不
暇豈容更有辭哉先生名淮字宗達三歲失怙鞠於

母氏稍長遂克自樹立為人質直而有文號謹之謹之者志慎言也古者盤盂杖几皆有銘書蓋謂目擊而道存可以為操修之資若謹之為號切諸身心又非徒盤盂杖几猶持諸外物者比哉易大傳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聖人於謹言之訓亦至矣然自世教之衰視時以為敬肆身為士則大夫有加焉身為大夫則公卿有加焉堂簿遊而踟躕者累日公牘行而覆閱者再三其為慮深而謹之至彼豈無見哉以為不如此朝出口

而夕受責欲取寵難矣先生農業而儒遊出入墻堦生不受一釜之祿大夫不加公卿無所用其馭若可以自肆而無顧忌之心矣乃獨志於操修奉不易之戒而取謹之以自號獨何心歟夫有所為而謹之者士大夫也市井之心也無所為而謹之者先生也士大夫之道也世欲求人於明顯之上而不求人於幽微之中赫赫是瞻而黯黯者見遺豈不誤哉

朱正之壽六十詩序

初予遊安亭與朱君正之敦義氣之交是時君方壯

鬚髮皆黑予復後君七八歲尤覺迂狂未老成別二十年予成進士往過之君髮黑者變而漸蒼而予蔭亦寔盛拜今官至于南都三年矣君之子恩赴應天甲子鄉試以師生舊愛來視余官即享余飯勞問甚悉間請於余曰吾父明年六十矣行時以文事有託于先生幸毋辭焉予聞之且喜以為君之年蓋至此乎願往致觴而未可耳尚能辭哉夫人少而老老而衰如春夏秋冬之必至靡有能出此者但求無戕傷於其間以全性命之正如四時無沴氣之干 成歲

功云爾方見君於初遊時春夏之候者也別二十年鬚髮黑者變而漸蒼夏入而秋者也君平生寡嗜欲五官者不亂其天或有弗平發之歌哦駟之筆墨焉由今而望百亦秋而冬寔移荐至有必然者吾以是測之而知君之必壽無疑也君祖父以上皆耄期之輩世類之似種種可見由松柏而生者必非桃李之華則君之壽將不尤驗於物理之常乎恩攻文而氣完全三場竣事先辭歸 報捷行且在旬日中矣其所以悅親而進齡者又可量哉是為序

四檜堂記

江陰陳氏出宋侍郎吳博古之後博古有文行子孫多膚敏而繁昌有元之亂民不尚義雖墟落之間荷戈而起或以仇怨輒相攻殺于時吳氏與豪右有怨睚舉家蒙難而漏其遺孤孤之姑夫陳公子璋求得之掬為己子孤長遂以思姓陳命名曰遠字世銘生五子以其長嗣吳後餘皆陳姓焉世銘曾孫竹泉君惟繼與其兄松岩君惟大弟梅壑君惟慶三人協心用興其業後松岩君居水北涯梅壑君即舊居居之

而竹泉君居水南涯南涯之地厚且衍竹泉盡改其舊規而弘廣之木石塗墍工賃之費不啻數千緡室屋壯麗五倍於昔先是有檜四株在外門之南落如也至是規模既大而四檜適在其廳事之前焉若天植之而神置之君曰是不偶然有數存乎其間也則謀諸兄弟題其廳事為四檜堂而以記堂之文屬諸其孟子有言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之謂也故國與故家同喬木蓋所宜有而數似之檜不假人力而忽在陳氏之庭豈天將以喬木為

陳氏樹之風聲乎某嘗舍其家而知陳氏世葉之詳
方其變故之初幾無遺孑矣而世銘公以一息之噓
遂使其子孫蕃昌而家族之大如此豈人力所能及
哉昔王普公手植三槐於庭而期其後必有顯者已
而魏公旦以重望相真宗致景德祥符之治為宋名
臣而魏公子孫相繼以功名著夫王氏取必于槐而
天副其意陳氏勿期于檜而偶得之天古今天下之
契固有不約而同者乎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天
理也使陳氏變故之餘而其子孫或弗能守如木不
致身而迓迎

自栽天亦不為培矣安有今日之隆哉則四檜之生
乎其庭者以徵德也竹泉諸子與其諸從子皆將以
致身而迓迎

皇休可以整襟而待於王氏功名雖未敢取必然天意
其不有在乎又聞柏葉松身為檜檜松柏之傳也松
柏有節氣大冬不衰則陳氏子孫將必有正直康義
之士蓋又出於富貴功名之外者矣徐以待之

送黃元續詩後跋

孝宗朝太史黃先生乞歸養其母十八年至予守莆

奉會終二年耳餘皆仰止之日未飫所欲而今遂戒
行矣辟如旱而得雨既得雨輒止欲雨心尚津津然
者故臨別書所作喜雨二篇贈之長帟不覺殆偏也
亦情哉

跋黃君所藏遠祖告身後

夫伐南山之清流聲紀德存之百世而可考國有史
也史有官官職紀事宜無窮焉人之家則異是一父
二子猶以賢愚為續絕族一而支百有能藏青傳
墨以史于國者史其家不賢子孫哉宋狀元黃公度

文行在當時無相先者以不佞於姦桎桎死然後出
官不過考功郎中而止噫有命也夫自淳熙迄今三
百五十年黃氏子孫賢才名碩數百輩而公之告身
獨藏諸解元廷宣之櫝中獨何歟廷宣整而莊惇內
得之學既魁闈士矣行且大魁天下與公後先相昭
麗拜告身於無窮無惑耳已昔趙簡子以命戒厲其
二息伯魯佚焉無恤出懷中如故遂以大三晉之地
夫敬聽一代且猶是則存諸數百歲而無失者當幾
無恤哉

白齋詩集後跋

明州自唐賀秘書以詩人風流間開元寶應之間年
既老乞身明

皇御筆賜詩惜賢達之去其詩行于世不多特其人
品足高如白雲青鳳不可得而結攬固已重諸當時
矣予生後秘書八百年自幼好有唐諸公詩而企仰
秘書獨若加一倍豈昵諸鄉里之私志頗肖類是故
彼嚮哉昔先君贈平事晚菴公速予舉子術不令一
目詩懼心詩往也嘗几上竊取唐人詩讀之公見怒

投之淖雪中過則徐取以乾之是以於詩無專力而
心則徃徃潛遊乎其中先君不能禦也先君老且化
幸慰其靈成進士始吾肆而莫吾格矣夫是以得徧
讀唐諸家之作近體寔宗之秘書風品或非勉而逮
若其詩篇之存今者則願從鄉里後也古詩自蘇李
以來亦極致志更假數年精力如何耳好事者時請
檢傳馮夫楮毫之材莫可與廣也命工升之梓

故小僊吳先生墓誌銘

次翁吳先生既卒逾月而其子山持所為事狀請予

以予於先生有交知而以銘文屬之按狀先主姓吳氏諱偉字次翁別號小仙湖廣武昌人曾祖諱越登進士第兩知大明南陽府祖諱綱領鄉薦未仕而卒先生少孤貧事母耿氏甚孝通經史大義性慤直無所比私與俗寡諧工山水人物畫入妙求客相踵於門非高流者不泛應成化間先生尚少守備成國公招至幕一見以小仙呼之遂以為號焉總戎平江伯遣禮渡江致為上客由是聲譽日起憲宗召至闕拜錦衣鎮撫

上崩放歸遂占籍江寧劇飲或經數旬不飯與人議論出入經傳不少屈

孝廟復徵召見便殿甚悅授錦衣百戶

賜畫狀元圖書寵賚日厚乞恩武昌祀祖數月還拜次石頭有密旨趣回京

賜以西街居第既二年遂稱疾乞歸居秦淮東厓正德三年五月

今上遣使召之使至未就道而卒配李氏子男二長山府庠生娶某氏次某聘某氏女二長適武庠生湯許

錦衣衛舍人戴觀先生姓天順三年五月二十日卒
于正德三年六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歲以是年月日
葬于某山之原嗚呼士病無知已故善不以聞予於
先生有交知沒矣而不為之傳豈情哉銘曰
匪天之私授以其初匪人之阿有實斯譽與既中
起天子賚之皇皇厥服以奠其儀不有所貴來止
于南日享賓客於樂日深廣野大山呼吸形色雖
有善者莫紀其極嗚呼往哉歸氣之清既也允歲
有仙之名

送屠君漸卿赴下井鹽運提舉叙言

古之學者窮經致用視天下百絀庶務皆分內事隨
所遇應之非擇而取雖上睨大儒無不爾者况鹽法
軍國大計其可薄視乎管處之哉周官以鹽人掌鹽
而用始重齊管仲氏正鹽筴為法漸謹漢以下郡國
置官而資於國益饒蓋司農虞衡分職漸卿屠先生
天姿弘仁以秉純之學屢舉失第而所養益完以光
嘉靖壬午由國子生拜下井鹽運提舉衆高先生以
為非所宜處先生乃安之曰茲固吾志也盡吾淺吾

道衍矣雖食貨之地而天理未嘗不行乎其中顧用志何如耳有大人之思則吾官亦行道之所無大人之思雖上相鉅卿則吾官羞與比予聞之嘆曰尚德哉古之人之為心歟遂叙以別

馮宜人輓詩序

冬官卽中馮行甫以其配也宜人至南京凡八載而宜人卒行甫悲不勝僚友得者各為詩成卷而持以示余三讀之曰辭美矣尚志盡得其情也乎予每見行甫動靜多從容今若徐而寔遽焉又每見行甫言語

多簡溫今若費而無味焉予疑其喻歎也怪問之行甫乃曰先妻事予父母盡孝敬理家克勤苦及予有官又以清慎相居守其諸日用飲食衣服之費率以身勞之而不以累予心懼妨公也予是以得嚮往期于有進今焉望哉乃悲不自知耳予聞之歎曰意固將謂君有社禩之愛不忘平昔長孫后崩唐文皇傷之語其巨曰吾豈不知無益之悲內失賢相是以悲也夫文皇富有四海當時輔相多名臣而猶以失賢助笑不輟况君以臣人之微而亟起家益德之歸哉

誠情矣雖然情者止乎礼者也悲而不以節得無積傷之虞庶其有思乎君收淚謝曰吾以悲惘惘無所見得斯言若有釋然者願為題之

遺稽行實

予諱琦字君玉一字子玉以君玉行平生愛白素人號曰白齋先生初祖相傳自河陽扈宋駕南遷卜居鄞有元兵亂譜逸莫可詳考自十甫君而下曾祖諱華甫祖諱敬道考諱堪妣俞氏生琦予娶余氏生男二人嘉慶嘉遇女二人長德貞適章思義次懿貞許

陸金輝孫男長方旦次皆孩未名予生十歲從師發蒙即不敢荒嬉十二三稍知屬對聯詩至十四讀易習舉業輒能行文十七隨逐前輩報應試以家貧遊嘉禾淑人弟子得束脩歸以養吾親續歲復出為東君朱熹所宜留數載政治尚書與徒朱寅同苦讀每授三四百遍夜繼晷晷不輟晝昏睡則與徒舍水相噴面以抖立精神讀既熟復歸從講於傅先生克貞成化丁酉試不利娶吾妻同甘苦予夜讀妻以鍼綫送之夜久熱盃酒軟以相勞至癸卯丙午巳酉壬子

連試皆缺牂乙卯服內艱不出空隙皆遊學之年稍積皆養親始終苟完無大憾戊午廼始錄鄉薦明年己未登倫文叙榜進士既二年拜南京大理平事累陞寺副正凡九年審錄過臺司輕重罪犯八千起囚二萬七千餘人情罪或未當駁回必欲得其平有假印罪囚刑部擬死罪送審囚亦不能為辭予憫其陷於法太易慎思之退與先妻言曰假印鉄鑄木刻之邪予曰審以竹篋作四邊布置字畫成印妻曰篋作者不堪行使遽問死如何予悔駁回三人果得生後

向出日拜曰張公生我也郡司獄官緣事上司問貧不能歸携幼女鬻人為歸資予聞之閔然召司獄以已俸十金與之乃得免鬻女莆陽傅駙丞為予鄉人負債莆富家數多後病故富家欲執其妻女時予適亦歸召富人與語姑俟其還家來償不負汝始得收拾全妻子以行遲予程半月逆瑾用事法司罪罰去官者十七八時隆平侯家有訟獄將送審會予違疾不出寺屬同寅者審之瑾不得賂以錯問免其官而余幸無事意者一念好生有以致之乎或偶然未

可知也任內蒙吏部上章二次陪點山西雲南提學
不遂正德六年二月陞福建興化府知府為政無他
能以仁平存心務使民得其所於風俗學校尤極惇
慎四五年間雨暘時若禾穀豐收人無沴災累蒙當
道獎勵素以病痰火

上疏乞休下吏部蒙批本官志能自勵政亦宜民况其
年力未衰有疾宜加調治所據
奏要致仕難以准理合咨都察院行福建巡按御史令
本官照舊供職務益展布志力以圖報稱後秩滿赴

京蒙考稱賦復任先妻誕而注未幾歿于郡舍痛甚
予前病復作上疏益懇苦當道慰留情詞勤厚巡按
胡公云本官學識富士樂薦雄撫字勤民思借寇雖
懷高尚之心唯允乞休之請布政使姚公薦於胡云
看得張某自典茲郡已逾四載尚悃惓以無華操廉
慎而不失肆力於學有文章太守之稱無擾於民有
馳長者之譽先該本官

上疏乞休既蒙吏部特寢其章兼致慰留之意續該本
官考滿赴

京又蒙吏部特最其考仍多褒獎之辭今本官復有
此呈雖潔身以去出其素心然為國恤賢亦自有未
能遽聽其請者合無行令本官在任管事以俟遷擢
庶慰民情但本官才望既著年勞亦深如蒙別加論
薦處以督學等任尤為盡其器能按察使劉公云訪
得本官學行老成才猷練達清譽久著於士林妙簡
行看於峻擢仰行本官照舊管事以慰上下之懷以
終君子之澤僉事查公云看得本官安靜不擾文學
優長有古良二千石之風本道濫叨此職正賴相濟

何遽引疾乞休然以

奏詞懇苦終得請蒙

恩陞本布政司左叅政容令致仕歸焉予平生好作詩
習學古人力不及乃已然多從實地來生變化不敢
為望空語自遊江湖及出入兩京守莆陽與居鄉作
寫頗繁多散遺今入梓者十三四耳夫詩言之至難
者也自顛髮黑且蒼且白四方知音相遭如皮陸者
間亦有之可多得哉晚遇見素林先生知之為獨深
嘗曰公庭私廨時出奇興於山川雲鳥叢霞來進效

慕之放體裁而宗雅趨以成俗又曰夢魂相接多在
雪蒼兩碧之下谷答風響相和應噫言而至此亦微
哉續慕出耄言覺尤有味已成編未知獲入梓否也
文字亦有可取回首顧之度不能舉矣惜也予性稟
仁慈見飢寒死亡如痾瘵在身雖殺一雞疑不忍視
一虫之微無害於人者亦不肯傷殄邦人悖信誼行
事不為苟且平生自覺無慚愧但疏計慮不嗇縮有
俸入餘雖多為窶人者所損散此為世之所短也土
田頗營而無豐穫廛居粗創而未綿周出者如塊攤

入者無泉流抱病懷殘喘寄身屬杪秋屢興歎而猛
制又集想而紛憂愛山一輿樂水一舟縮首畏涼世
閉門謝諸侯天自天而莫怨遂不遂而加脩未死微
軀已卜荒丘永訣之日不許飾脩不喜鐃鼓不喜幡
旂不設道場不誦比丘生也既順死復何求唯願我
子要做好人要為君子作善降祥終有天理不可責
報於旦夕弛為善之心哉此予發於心膂之言不知
誰肯懷藏之為趙氏無恤者也

封君張翁壽圖序

甲戌之夏判府張仲懷奉部檄至興化予率僚屬吏
民出候之見其色和而神熙若中有自憚者問之則
其尊嚴封監察御史尊慈封孺人苑氏並年八十有
三健粒而康居若少壯然又問之則其弟今監察御
史提調南畿學政仲齊君也予聞之嘆曰日月之行
有先後寒暑之變多消長琴瑟調而音節不齊草木
生而榮瘁斯別是以閔父在而母先佚軻母存而父
不逮楊椿之門男多壽柳玼之家婦長年齊茂雙榮
世不多見豈神明者不肖快人以全乎其人事之不

齊然哉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封君孺人受天地之
中以生與凡人同耳胡獨得福乃如此其必有所遇
哉夫不可必得而必得之者至難也可必而必得之
者猶易也仲懷獨得於聖賢之所難遇謂其不足賀
也乎足賀而不之賀天固與之我自違之世蓋有是
落落焉者弗壽也仲懷舉賢科再為儒師遷今官來
聞仲齊登戊辰進士拜御史封君儒人兩弗就養而
燕處高堂之上其自閩來者報曰政舉民安也則既
喜自吳來者報曰化行士秀也則又言閩吳之士竊

慕而樂道之宣之翰墨文詞則封君孺人所以為懷
者何如夫喜動志志動氣氣順而志寧志寧而體安靜
以凝命則壽由已立而由天乎哉故孔子曰仁者壽
又曰故栽者培之

贈袁子繹序

前尚寶卿袁公之孫子繹弘治甲子拜靖江丞今年
冬蓋當考績之期以公事來南都鄉人宦茲土者皆
將為詩贈之秋官員外郎錢君廷祐子繹內姻也謂
某等曰叙別時列耳其毋庸蓋為道駁厥事俾顯諸

民有徵哉予考靖江在沙水之間初屬江陰其狡獪
難治成化中撫臣王公奏以為縣經畧粗定品式未
詳君至歎曰鄙夷乃若是哉豈其習固然歟亦長治
之臣罔加其志耳於是節經費養財力凡所得為者
無不為及崇明賊作亂民多播越君贊其令長緩來
之既來處之東西沙成給田使自力作者以萬口計
繼而升土補賦百為盡心而民皆安業焉夫仕者之
得土不患不足而患其有餘得土而行吾職也不患
有餘而患其不足得土不足而行吾職有餘而足而

進何所不前也行吾職不足而得土有餘以是而却
何所不後也吾嘗以此求仕之道今於君有稽焉君
始至其邑固曰鄙夷若是已為之一動心矣而謂百
里不足為乎及蒞茲土幾六載勤事用績歷歷可紀
曾謂吾職其有餘哉昔君曾大父太常公柳莊先生
暨其大父尚寶公並以碩望受知于

太宗文皇帝及仁宣之朝二世榮遇莫有加焉君其得
無念乎深厥念是以有踐脩之德君清才績學先後
試于有司者凡九而卒挫以歸入選拜今官君其得

無憤乎又厥憤是以有激昂之志非志無以成德非
憤無以發才二者備而今善之所由著也夫為丞得
土不足矣而今善之著有餘也哉重有餘而輕不足
仕職其畢舉也故樂道而書之

代作三原太宰王公祭文

正氣善性完真全受弘毅公忠靡德弗懋應期五百
寔參三才其間名世或是之魁思維先朝簡在

列聖累升大僚終授執政百職紀之飭戒肅穆四海均之
量劑厚薄商尹姬旦精神潛孚漢葛唐郭純駁尚殊

黃髮遠猷衰壯同德致主堯舜一念罔忒忘曰元老
篤弼勞汝釋爾揆叙康之田里公既得歸道心茲休
縱圖橫史茂林清流紀述不懈哦咏以嘻如是莫遏
直趨耄期某昔與公交歡孔厚訃音東來見不可復
臨風喟然拂淚沾衣遐舉豆籩公無我遺嗚呼尚饗

重立涵江書院碑祭文

聖人之道無一日而不行故聖人之神無所往而不
在興化雖介在南服而聖裔寄焉神則昭矣廟貌之
立開始于有宋碑久而屢重刻新之守令者鮮也敢
稱有光爰期無斁尚享

謝雨祭龍文

是歲春民舉趾方擬農事天弗雨者踰百日吏民之
憂視往歲增切越乃禱於諸神有感孚興雲作雨凡
四五朝暮未溥大民色喜物亦向榮猶皆袍不足予
率僚屬吏民往壺公山嶰井詣龍神焉匍匐三十里
素衣芒屨裹頭持柳清塵率十五步一拜逆至壇壝
與諸神胥居位皆南向一朝暮凡兩往拜退皆謹齋
居官府廛市禁戒四十日飭其終如始上下咸無怠

神廼鑒觀為請于帝庭降大澍二晝夜止水入土四
五尺河澮皆溢民沾足懽歌達于境內公私卒有賴
周禮云允有功于民則祀之功有大於我神於乎
尚享

祭岳公文

惟神性任天能身負國器論諍落戕起守甯陽百度
惟正黎民永懷海支為江明澈行地上有公祠昭其
清德祀典有嚴報功匪虧於赫厥爽庶幾來思尚享

祭陳叅政待徵文

嗚呼方未見公仰公如雲及與我遇不負所聞有言
閭閻有行灼灼析幾若嬉居謹以謹迎事酢物各得
其所始不遺終華必至果青髮甲科鐵書刑名司敗
廷尉歛手享成陞守魁郡武昌叢劇事集民又不勞
餘力

明辟迪知進叅藩政致歸有詞措熱就清癯鶴高鷗出
楚而閩海珍野羞享戚樂賓兩子龍種徵德肇慶胡
不永考難忱者命嗚呼哀哉尚享

贊

來軒周先生畫像贊

莊乎如山之止浩乎如川之行杲乎如日之出勃乎如春之榮則象顯于可見體用藏而無聲入動天俱道與時亨思往哲之既齊於式瞻于先生

自贊

讀數行書既自別於鄙夫做幾年官又已出乎下士辭讓太蚤似乎失利木石無虞何謂不智於乎與我言我點頭自契

恭人贊

賢希鴻婦劬比宣妻不見聲色家政和齊白雲其衣明月為抱我則弗如藉汝適道

見素林先生像贊

明日張膽貫道敏功還國錫朋我雲之中安石不出柰何乎公

張先生像贊

行無徒而獨往居無取而常足不嶢嶢慕異不汶汶自黷簷茨使厚釜米使精如此而已何勞其形

瑞茹贊

太和四遊化感無期匪我致詰亦孰用思學祥相因
呈巧出奇或在雲霏或在露電或在龜牛或在草木
何以來也召之則然維人召之朕兆發焉有周君子
至性篤孝事親必悅百順以道廼開西圃列藝蔬瓜
以燕尊慈樂而無譁有茄在圃紫花紺葉十步一畦
幽采相接中有佳異双實並蒂絳珠玄璧駢綻墜地
人曰瑞哉應在其季季寔萬壘清才高文以登上捷
疾于風 此為季瑞夫復何云予究斯理蓋未止此
根株華葉本同一體既瑞其子母不但已樂康于堂

百秋

秋官主事章亭周先生仲鳴闢圃於其舍之傍周遭
可四十丈而疏其地為畦畦窮有池池之上復取土
築堤作亭以娛其母太夫人蓋久而成趣焉一日見
茄結而聯蒂欣然有感作瑞茄詩而其弟仲玉君適
至人皆謂應在仲玉明歲榜之祥也間以示予嘗觀
造物之機每不可得於期待將迎之中而或發見於
尋常形色之際蓋萬物皆有知也而况草木得氣之
先乎則瑞茄之應必矣然草亭仲玉皆太安人所出

猶草木之本也寧有求瑞而其本不預者耶則大夫
人之壽考又可推矣故為作頌

回祥題辭

回祥詩何為而作又何謂其為回祥也讀劉君世光
所序而後知之蓋定海衛帥李君思敬喪父而繼母
氏媿夫人無所出夫人自虞未踞歸杭依其昆弟思
敬一時不能違其志徒痛心耳既而餽將無虛月抵
杭迎請不甯行正德辛巳終以誠悃感奉之而來若
衛莊母子之相見焉喜當何如哉孟子以父子離為

不祥則母子離而今者祥也禎祥為吉假使夫人依
姚而去李則人將曰子闕順也不爾又將曰母闕仁
也闕順非子闕仁非母凶之道也焉得祥乃夫人歸
李而去媿則天道宜人倫正而物議美衆善備矣謂
之回祥也宜哉

論詩

作詩難知詩又難也詩非天資力到不能知能知詩
而后詩可作也不然如夏虫之語水可能得哉漢魏
以下五言變體論者多矣不贅語姑以唐以後律絕

及七言古體論之前輩品評多未當唐人李杜當是
大作家王參高孟常柳陸李肇諸作者惟楊伯謙論
得是其分正音餘響盛中晚唐皆合格中理若所謂
鼓吹三体品彙等集未免有所謬杜子美睚於詩達
於天人常變不可拘測所謂不讀萬卷書者不待杜
詩是也高棟乃置杜而不得入正宗與太白異路則
其識見可見矣餘不必辨也若宋元詩則又當別看
蘇全使學問不妙於情志黃乖傑不屑為純平語皆
非正体至陸放翁發纖濃雖太過然皆自學唐來嚴
弱不抵玄奧

滄浪學盛唐律絕極類真至元趙謝諸公之作頗傷
我朝高楊張徐諸人極學唐儘有好者後李西涯謝方
石張亨父及沈石田律詩甚多生意且倣循唐人繩
墨蓋傑然者也今盛世必有妙手不能盡知

行之求之

楓林家訓序

士讀書豈必粵若稽古哉凡書繇乎道不失其性耳
古今一也楓林家訓同年鄭方伯立之四世祖所遺
立之授其讀頗晚讀之再拜歎曰予平生仰鑽群經

及諸子爾矣今老不意又得見此書幸哉而一時賢者又且為發颺而丹牒之夫既亦盡矣予復何贅但人之家荒視其祖訓不在敝之筐則陷複之壁而方伯乃克憲憲章之如星日使與大學書並行焉市鬻人傳為學者潛助於乎亦大矣

巖山一寄序

止為山動為人二者異體而同情恒若欲有遇而非固我所得私在造化者界撥之而已矣遠合久近各有分定焉迹葛源者有巖山奇勝絕天下大方伯鄭

公初藏脩所也宦旌招搖與巖山叙別久矣而其情未嘗一日不在巖山也是故性茲山而剛氣茲山而清體茲山而靜政茲山而安養茲山而粹一寄之餘大抵皆山所來哉雖遠猶合也商相說築傳巖之野高宗夢而舉之今巖山亦曰巖數千_年有嘿相會者不偶然也中興事業或於此有望試俟之

贈劉太孺人壽序

鄴令尹劉先生繇明進士受

朝廷簡擢臨吾邦政通事叙舉始要終未暮_下百度惟

貞克然有懋進之勢每公退樂而少申容色若不足
而實懷慶幸之意者聞有請得聞君之尊公先生鴻
才重器有志未就而卒而太夫人萊慈賢粹正莫與
儔者君不能遠離奉之借來至官邸甚康清六月二
日屆太夫人^壽邑大夫士候知之敬舉賀忱而屬^壽
為壽篇予竊觀於壽之道天與人二端而已矣天與
人不相齊猶陰與陽之盈虧損此則益彼在徐觀而
默察之耳天道付予豈能盡得其常哉有德者必壽
常也而或不然者天固有以處之也君之尊公不獲

乎天之常則所以處太夫人者有在矣太夫人念
在其子欲其子念在於民在於國在於天下蓋欲
君以子之有餘補父之不足則太夫人娛心樂志以
求其年而所得於天者亦不失其常矣於乎天人之
際盈虧損益固有若是哉又聞太夫人仲子宗禮季
子宗智皆儲秀校庠決志弘遠時望大有所屬亡日
昆弟聯翔接迹以出當不讓古之荀甯其所以補先
公之不足而益太夫人之壽又豈可涯哉圖有鷹柏
則^其者深祝遐望之意亦可見矣

是編分上中下三卷總凡四十有五目夏官主事玄敬都君所著也一日省玄敬手出是編示予讀未終竟假以歸蓋數月矣每心有疑滯輒取讀之若于中有脫然者夫讀書初恨不能博故於載籍無不覽又恨不能精故於文義無不察闕一焉皆妄也君以時文取科第求餼祿為養親畜幼之道而其志若力未嘗一日不墳典百氏之學也深讀廣記既以務該古今之說而鈎玄索賸又以要極義理之歸故雖寂寥之議云

送孫編修詩跋

宋歐陽公識技名人故其門下士感義德道說其賢至于終久不相忘夫人不相知則不得於心而與之言言亦無味矣俞君懋敬輩遭所知孫先生得享道焉所謂渥泥而轉之清波可不謂相知歟先生行矣作詩送之而冀其復來辭多忱誠油、發諸中者有

味之言也獨怪夫士不相遇者曰世無歐陽公乎爾
今觀此孫固歐陽也懋敬之徒感義德而道說其賢
者夫

淚錦詩序

陳萬南之配李氏卒既十年不相忘於是作為卷求
大方之詩哀之題曰淚錦屬予言引諸首始吾外姊
婦孫氏與孺人鄰知孺人最悉而嘗言於吾孺人修
媿有賢孝之德與萬南室而處凡幾年而殂有遺孤
生四十日而夭歿噫傷哉人之死也必哭之於其子

逸則孫哭之又遠曾玄孫哭之此天道之常也而孺
以賢孝沮於妙齒不得享其年既無所望哭於其孫
矣而當望於其子哭之子又無所笑也而笑之於其
夫嗚呼夫不當笑其妻哉嘗讀左氏人盡夫也其言
謬戾不足法信如其言亦可謂人盡妻則天理微而
人心死矣而萬南之所以不忍忘而悼之者正以見
妻猶我而不可盡也噫風烟相失於河洲蘋藻獨往
乎南澗生為于燕死作離鴛此淚錦之詩所為作也
夫情至而辭不至是為有淚而無錦辭至而情不至

是為有錦而無淚二者並至足以感人淚錦也哉

平南國主... 及打... 實地... 寒... 之... 精... 而... 也

憂... 而... 不... 計... 也... 意... 風... 吹... 時... 夫... 亦... 何... 能... 離... 離... 也

夫... 下... 當... 也... 夫... 亦... 何... 能... 離... 離... 也

夫... 下... 當... 也... 夫... 亦... 何... 能... 離... 離... 也

夫... 下... 當... 也... 夫... 亦... 何... 能... 離... 離... 也

夫... 下... 當... 也... 夫... 亦... 何... 能... 離... 離... 也

夫... 下... 當... 也... 夫... 亦... 何... 能... 離... 離... 也

夫... 下... 當... 也... 夫... 亦... 何... 能... 離... 離... 也

